

当西方男性去菲律宾，找1950年代的真爱

当人的命运跟社会国家连结，女性的选择也跟家庭责任捆绑，像回圈一样的困局能靠女性自己打破吗？



Leslie 在52岁时再婚，娶了来自菲律宾22岁的 Marisa；此前，他曾有一段失败婚姻。摄：Daniel Ceng/端传媒

生过一场大病以后，Leslie 才意识到衰老是件可怕的事，而比老更可怕十万倍的，是老时没有人在身边。

“那真的很糟糕。”他心有余悸。所以他在52岁时再婚，娶了22岁，来自菲律宾的 Marisa。

Leslie 今年57岁，来自美国西雅图，拥有自己的科创公司，33岁时离过婚。10年前父母去世，三个女儿大了无牵挂，加上自己已经赚够半退休，开始骑着摩托单环游东南亚。他说他也不是刻意找人作伴。2017年，他来到菲律宾，一天在红灯区附近看见 Marisa 向自己招手，就走过去结识她。

两人共度春宵。第二天醒来，他邀请 Marisa 一起去旅行，负责她的一切开支，代她寄钱回家。当时两人没有任何承诺，“只是牵著手，一起走，享受彼此的陪伴，”Leslie说。当时 Leslie 还很健康，但二人到了越南冲过瀑布后，他突然得了急性肾衰竭。

“我不知道是寄生虫还是什么，我住进加护病房，情况真的非常糟糕。我吐到满身都是，坐在浴缸边，虚弱得连站都站不起来，”Leslie 是个一说话就很起劲的人，这时他突然收了一下，“可她来了，她看著我，脱掉衣服就走进来，给我擦身、洗走那些脏东西。”他觉得很感动，说那真是人生的转折点。

“我开始想，人的一生真的很短，我不想老的时候要女儿来照顾，真的，我不想。但你知道，你不会想孤独一人，然后喔！”他好像灵光一闪，“我好像可以跟她渡过余生。”

在菲律宾，这未必是一个赚人热泪的爱情故事。一来，白人男人来这里找伴侣相当普遍。根据菲律宾统计局公布2022年国内婚姻数据，共有约14700人与外国人结婚，占整体结婚群体的3.3%。而在女性配偶中，又以美国人数量为最多，有接近4500人。对于类似 Leslie 和 Marisa 的配搭，人们早已见惯不怪。

二来，卸去所有故事枝节之后，他俩的关系，肌底里就是老少配——这关系在世界各地都很容易惹人嘲讽、扁平化：女的为钱；男的为性、为了老了有人照顾。二人走在路上、商场，Marisa 很常遇到有人冲她喊“Gold digger”，又说她中了“Jackpot”。在这里，人们有一句嘲讽跨国婚姻专用的俚语：“Isa nanamang kababayan natin ang nakaahon sa kahirapan”，意思是，“又一个同胞脱贫了！”

在“脱贫”背后，这些有著巨大经济差距的婚姻，还牵涉另一层背景：西方社会女性地位提高，一些男性转而在南半球寻找不会“背叛”自己的“传统女性”。而这个对于“传统婚姻”的追求，经常是在全球发展不平等下的背景下进行的。



访问时，Marisa 喜欢挽着 Leslie，情深款款地望着他讲话；在她右手的无名指上，戴有一只心型的金戒指。摄：Daniel Ceng/端传媒

挖金者与老男人

Leslie 和 Marisa 在2019年结婚后，在菲律宾天使城（Angeles City）定居。疫情那时防控极严格，二人困在省里闷得很，Leslie 买下三公顷农田建渡假村，现在 Marisa 一家都在里面工作。2024年4月，二人刚好到马尼拉看医生，我在人称上流区的马卡蒂（Makati City）一家咖啡店跟他们见面，二人就住在旁边酒店的顶楼双层公寓。

Marisa 沿着楼梯走上来，她个子小，皮肤黝黑，天生一把长卷发，穿着半截背心。后面跟着的 Leslie 一头金短发，比 Marisa 高出一个头，肚子圆滚滚的。外头太热了，我请二人快点饮料。Marisa 客气地说只要一杯就好，然后转去告诉 Leslie：“你喝什么，我就喝你的。”在她右手的无名指上，戴有一只心型的金戒指。访问时，Marisa 喜欢一只手挽着他，另一只手放在他肚子上，情深款款望着他讲话。

Marisa 今年27岁，是菲律宾原住民，从小在森林长大，八岁开始到田里干活、打扫房子洗衣服，也在村里替人顾孩子。十七岁时，她为了逃离家里安排的婚姻，跑到城市去，在街边的餐馆工作，一天赚8美元。

我问二人怎么认识？Leslie 挑挑眉，“Well，她的故事比我的好多了！”二人放声大笑。Marisa 说，“这本来只是一场打赌。”她记得，那天餐馆发工资，朋友们约到酒吧街玩，气氛正酣，朋友提出打赌：如果她能吸引一个外国人过来，那么她就不用付酒钱，不然就要全包。“我不想工资没了！”Marisa 很紧张。在不到一百米外的招牌下，她看见了 Leslie。

Leslie 的出现，完全改变了 Marisa 的生活，给她打开一道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Marisa 生活的农村没水没电，吃的都从森林里砍、从河里捉；还没到城市工作以前，她甚至连车都没见过。如今有人要代她支付家里的开支，带她去旅游，Marisa 说自己“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”。她说，她这才意识到“这就是真正的爱情。”

但是二人差距三十年，外面的人永远都对他们有意见。当年有亲戚听说 Marisa 要结婚，跑来骂她蠢，“你为什么要嫁给个老头子？你要是嫁给他，就用点脑子吧，”她用手指指起了太阳穴，模仿亲戚当时语气：“不要动真感情，只管用他的钱！”

“我真的很讨厌他们叫他老头子，他们怎么敢这样跟我老公说话，他有名字的。”Marisa 语气愤怒，“有时候他们还会叫他做‘银行’，我的天啊！”旁边的 Leslie 点头和议，“对，诸如此类的。”但他似乎不太受影响，“反正我又不认识他们。”

事实上，像 Leslie 一样顶得住流言蜚语的白人有很多，每年仍源源不断地涌进菲律宾的求偶市场。来自美国德拉瓦州的 Peter 在2009年创办了交友平台 Christian Filipina——它跟 Tinder 一般的平台不一样，它的女会员组成几乎9成以上都是菲律宾女性。在创办平台一年后，Peter 也娶了一位菲律宾太太。

今年45岁的 Marilyn 在 Christian Filipina 待过十年，现在是平台“成功组”主管。她确认，在菲律宾一直以来都有白男和菲女配的趋势，“我可以这么说，一年至少过千人配对成功。”看起来亲人友善的 Marilyn 主要为会员提供真人咨询，解决沟通问题。她也会帮助会员们送花订机票。



一位在交友平台工作的主管告诉我，菲律宾一直以来都有白男配的趋势；平台的男性会员主要来自西方国家，当中占比最大的是美国人，年龄以40到70岁为主。摄：Daniel Ceng/端传媒

Marilyn 告诉我，平台的男性会员主要来自西方国家，当中占比最大的是美国人，年龄以40到70岁为主；不过她还遇过只有19岁的人来注册，Marilyn 形容他们“从小起步，就是想找到对的人”。至于女性方面，则从18到60岁都有，大部份人来自小省份，少数人有中产背景。现在平台男女会员的数目比例是1：2。

这平台上男人稀少、吃香，选择空间大。不同年龄层的男人有不同要求：年轻一点的想找稳定伴侣，但也不定要全职待在家中，女性想要外出工作也可以，“他们会顺应当今的趋势潮流。”但那些快40岁或者年纪更大的，因为大多曾经离过婚，Marilyn 说，“这一次，他们想要一位传统的、老派的，”他们未必以结婚为目标，但大家都想找到一位“可以保证关系不变的人。”

找一个1950年代的女人

“当我可以来菲律宾找美丽女人时，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？”

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社会及刑事司法学系助理教授 Julia Meszaros，曾在2011、12年时到过哥伦比亚、乌克兰和菲律宾进行田野，研究美国男人到各国恋爱旅游的想法。她指出，当年所有男性受访者一致认为最渴望的女性特质，就是拥护传统家庭价值。在他们眼里，南方（global south）的国家是“静态、不变的”，活在其中的女性都体现出“1950年代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特质”。

1950年代的白人女人是怎样的？Julia 如此总结：“大多数都不工作，待在家里，做饭、打扫卫生、顾孩子，而男性则外出打工，并有能力支撑全家人生活。”

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并不是天然生成。在二战后黄金的1950年代，美国经济快速增长，中产阶级数量大增，同时政府亦向退伍军人发放补助，不少工人阶级家庭受惠，于是单靠男人工作也能养家糊口。而女性则只有透过婚姻才能过上好生活——不过同时，她们也要付出。

在一本1950年代出版的高中家政书里面，其中一课是教学生“如何成为好妻子”：准备好晚餐、关心他的需要、打扮自己，“要快乐一点，有趣一点”；同时不要向丈夫提出问题，“如果他迟到了，不要抱怨”，“不带你出去吃饭，不要抱怨”，要听他说、让他先说——因为“好妻子”的最终目标，“是努力让家成为一个和平有序的地方，让丈夫身心都能重新出发。”

但大半个世纪以后，这种价值观好像很难再在美国找到。Leslie 觉得，美国女性都太功利。

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。在他18岁时，17岁女朋友意外怀孕，“我想我应该要娶她。”结婚以后，太太在家全职照顾小孩，Leslie 事业也慢慢攀上高峰，他在纽约开了几家网咖、又进了 Microsoft 工作，帮手开办 MSNBC 新闻台。“我买了个大房子、真的花好多钱……我们的小孩都在家上学，那真是多美好的生活啊，”他语速加快，越说越起劲，“我开始赚大钱，是真的大钱！”

事情总是一体两面。他事业起飞，和太太也聚少离多。Leslie 一天工作14、甚至15、6小时，“她大概都在骂我是工作狂吧。”Leslie 一直觉得是值得的，这时他股票存款已积累近七百万美金，自己的科创公司也在准备 IPO，大好荣景在前面等着他。只不过，太太在这时提出离婚。

“可能对她来说是个好时机吧？”Leslie 回想，“她可以潇潇洒洒地带走数百万。”在美国，离婚的财产分配按所属州份法律规定，以 Leslie 为例，他的财产要和前妻平分，孩子归前妻。但那是2000年，科网泡沫爆破，公司很快破产，“所以她的时机也实在太糟糕，她没有拿到任何股票。”



白人男人来菲律宾找伴侣相当普遍。2022年全国共有约14700人与外国人结婚，占整体结婚群体的3.3%。摄：Daniel Ceng/端传媒

在事业、婚姻、家庭，人生支柱像骨牌一样全倒以后，Leslie 精神和心理也崩溃了。虽然后来还是一步步把公司给重建起来，但他对美国的婚姻制度已经失去信任——或者说，他连对美国女人的兴趣都没了，“我发誓永远不会再结婚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了我的钱而跟我在一起，还是什么目的。”

Leslie 说自己看过一个街头访问，问美国女性觉得伴侣该有多少收入？“有人说年薪至少二三十、四十万美元，”他瞪着眼，不敢相信似地说，“她们知道自己口中所讲的男人占全美不到3%吗？那些男人肯定不会和一个40多岁、早有半打一打恋爱经历的女人约会啊。”他断言，一个女性恋爱经历越多，就越难结婚了，“因为她已经毁了。”

一旁的 Marisa 似乎觉得不妥，脸有难色地问：“为什么你这样说？”“因为她经历越多，她就会失去理智，什么都感受不到了，she's numb inside。男人会说，是的，她很有趣，但我不会娶她当老婆，她不是当老婆的料（she's not wife material）。”Marisa 没有作声，Leslie 继续说，“在美国，几十年来她们一直被灌输一些观念，说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随便建立性关系，‘男人可以，女人也可以’，但是到最后，一个翻转，控制关系的人还是男人啊，是男人决定娶不娶你，不是女人来决定。”

他口中的“观念”，指的是196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和性革命思潮。它主张女性主动在亲密关系中，寻求个人的目标和性满足，而这种追求，正撼动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。Julia 指出，想逃避、不想处理关系平等议题的人，就会把目光放到海外市场去，“我可以出国，找一个像1950年代的美国女人一样的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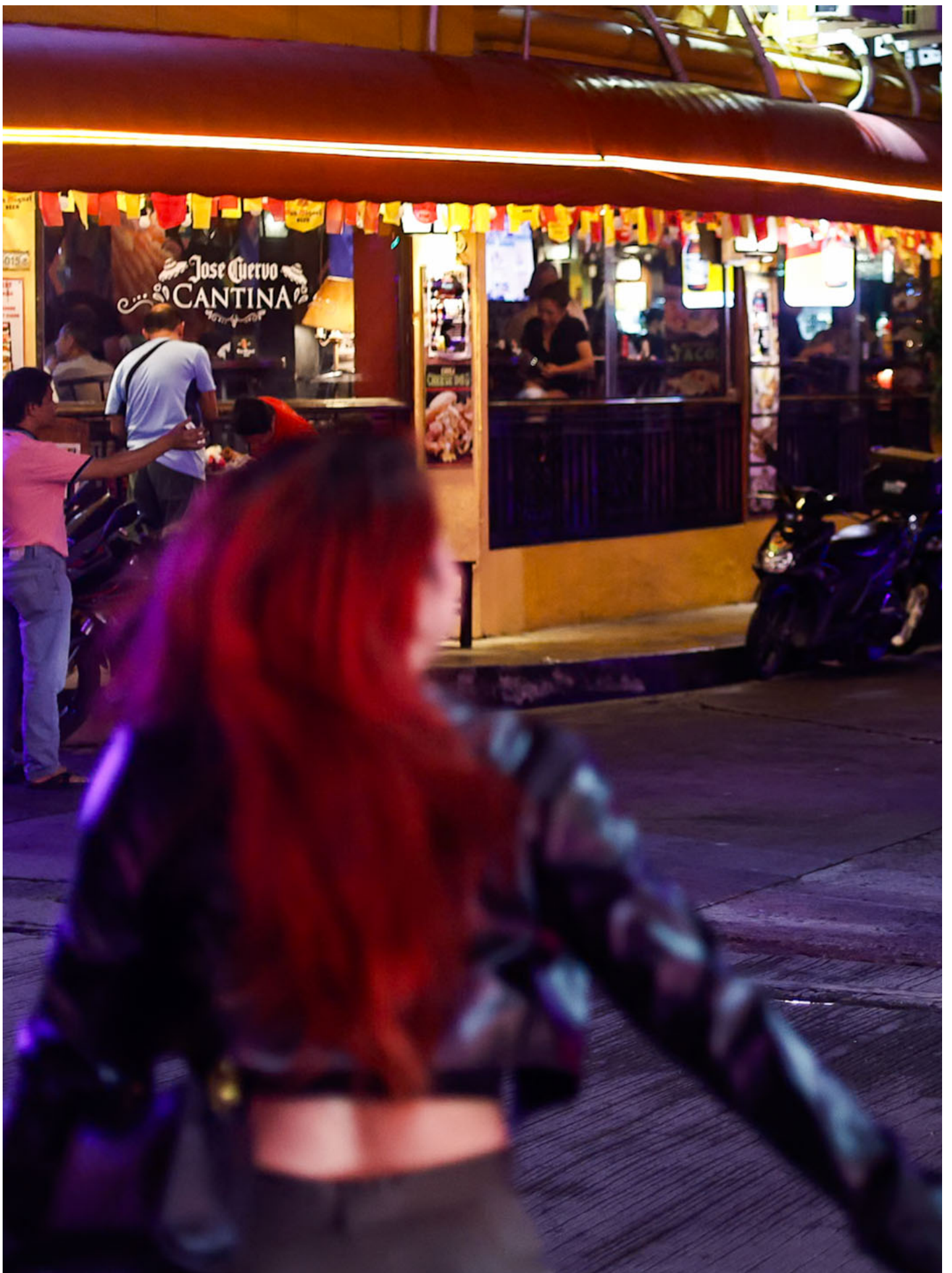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个由美国人设立、专门为在菲外籍人士提供资讯的网站中，创办人曾在 Facebook 发布问卷，收集超过300名娶了菲律宾女性的西方男性看法。有近八成受访者对自己的婚姻感到“非常满意”，其中五大理由是：太太外表吸引、善良、很接纳丈夫、不会抱怨太多，还不会质疑丈夫的判断。

“我们菲律宾女性，是出名对丈夫忠诚和顺从的，”Marilyn 说，所有家庭都会对生活大小琐事有争执，但她们最终还是会尊重丈夫决定，“我们总是将家庭置于事业和机会之上。”

学者 Meszaros 指出，这一价值观跟菲律宾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有关系。菲律宾是除梵蒂冈以外，全球唯一一个禁止离婚的国家。在这里，婚姻被视为神圣，家庭成员理应互爱互助重要，“所以在经济上，我们都可见菲律宾家庭总是互相扶持”。

她也特别指出，像是乌克兰和哥伦比亚的女性也很注重家庭，但却不那么传统和强烈——在她田野追踪的伴侣中，与乌克兰和哥伦比亚女性结婚的均有一两对离婚，但菲律宾的却没有，“所以这（宗教起作用）是有道理的。”

Leslie 抱怨美国女性只顾工作：“（美国）女性工作到30岁出头，她们会说：我想要一个高价值的男人、一个年薪六位数的男人、我想要一个六英尺高的男人，我想要这个那个的。”他语带抱怨。但如今他不以为然，“当我可以来菲律宾找美丽女人时，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？”



一名外国男子穿着低胸衬衣、牛仔裤，在红灯区里游走。摄：Daniel Ceng/端传媒

不平等的交易关系

“他们是因为太穷，得不到想要的，所以才要去一个贫穷的国家，显得自己有钱。”

“你看起来越像你的根，样子有越深的文化色彩，那你就越美。”Chris 坐在板凳上说，用一个词形容：“异国情调 (exotic)”：深色皮肤，扁鼻子，大鬃发。

Chris 是马尼拉奎松市文青区 Cubao Expo 一家睫毛店的老板，今年33岁，老公是居菲日本人，二人育有一个儿子。她个子小，说话时多动作、七情上面，曾经在日本当过五年英文老师，见识广博，我跟她聊得很开。对于跨国关系，她早就有经验。她住在中产区马卡蒂，看着美国人娶了菲律宾太太来又走，很快就掌握了他们择偶的心思。

她还记得，读中学时才14、15岁的时候，同学的妈妈已经叫自己女儿到 Yahoo! 交友认识外国人。Chris 读的是私校，学生家境都不差，“她们就是想要有钱的生活，变得更加富有、快速富有！”Chris 说，一些同学成功搭上的男人大多都30岁以上，她们会在生日收到金项链、钱之类。她一副厌恶的样子说，“我们都叫那些人做 groomer (诱拐者)。”

不过一般人大概会想，在东南亚国家只有贫穷、无知的女性想找个外国人作伴。但 Julia 告诉我，其实在她接触过的菲律宾女性中，也有很多人是来自社会中层——她们受过高等教育、家境不俗。但菲律宾的社会现实是，社会没有足够工作给这群中产的人，Julia 说。“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去海外工作了。”

自西班牙殖民时期，菲律宾就有输出劳工到渔船工作的历史，但后来之所以被制度化，是为了解决国内的经济崩溃。1970年代初，前总统老马可仕的专权手段重创国内经济，失业率飙升，政府鼓励国民出国赚外汇，带动国内消费。起初，是男性主要到中东的油钻井和工地工作。但在80年代开始，发达国家服务业蓬勃，女性也到外国填补家务空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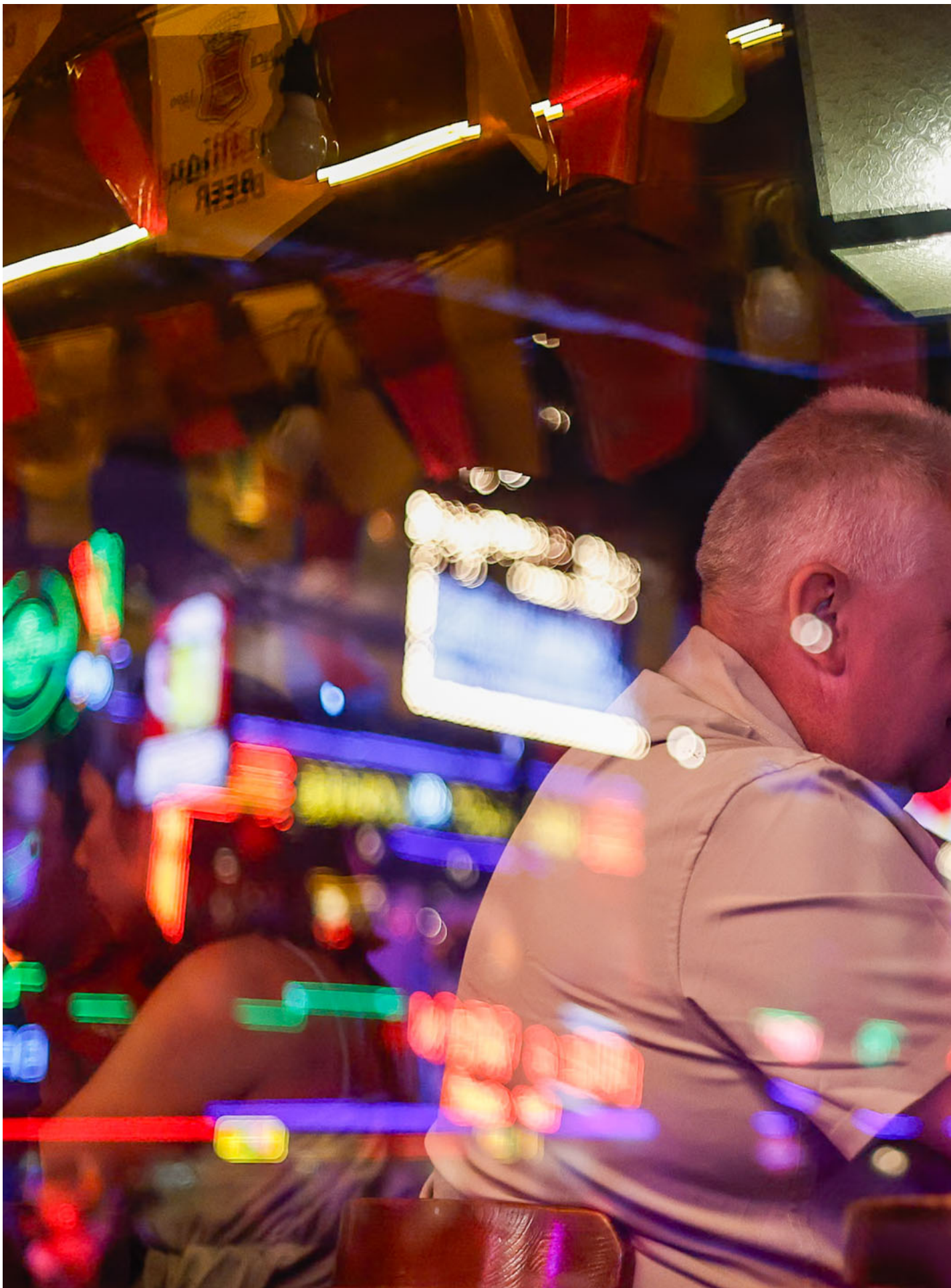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，菲律宾海外劳工达230万人。根据该国央行的数据，汇款金额高达372亿美元，创历史新高，并占全国 GDP 8.5%。Julia 说，贡献外汇的菲律宾从未建立坚实的国内就业市场，无法在国内找到自己位置的中产人才，像是老师、护士、医生就逐一流失。

他们为了养家，愿意飞十多个小时远赴沙地阿拉伯、多哈、科威特等中东国家工作，也接受几年都不能见家人的现实。在此基础上，Julia 说，女性想快捷一点嫁给外国人，只是作出了一个“大胆的尝试” (take that plunge) ——相比到陌生的国家打工承担未知的风险，那嫁给一个有钱人显然是个更安全的选择。

Chris 对外国人从来没有梦幻滤镜。别人眼里的外国男人有蓝眼睛、高大很帅，但她见到的却不是这样。在她住的社区里，她很常看到一个白男和当地女人在一起，“我想他有糖尿病，他个头真的很大，”Chris 用双臂围了个圆形，说那女人要经常扶着他，带他去买菜，“这才是我经常看到的，她们的结局最后都这样，菲律宾女人总是成为照顾者。”她觉得好难过。

实际上，国际婚姻——特别是南半球女性和北半球男性的——一向都受到质疑。美国罗德岛大学女性研究学系教授 Donna M. Hughes 曾直接指出，这种关系就是贩卖妇女，因为婚姻中存在严重的经济不平等，令它不再是一段“纯粹关系” (pure relationship)。

不过，关系的建立是否一定要因为爱？各取所需的关系又有什么问题？Julia 觉得，人们不必把关系浪漫化，因为所有关系的本质都是一场交易。“大家都对关系有一种纯粹的理想，而我们都想自己在其中，但这不是现实，对吧？在所有的关系中，不仅仅是性关系或亲密关系，甚至友谊和社交，我们一直在与人进行不同交易、交换。”她说，“而这一个（菲律宾与白男），只不过是明显一些、被我们看见而已。”



在马尼拉红灯区一家酒吧内，一名外国人在和一名菲律宾女士喝酒。摄：Daniel Ceng/端传媒

而确实，人们无法忽视到关系中的差异，Julia 指出，身在其中的男性也意识到，只不过他们一方面想隐藏它，另一方面又利用它。“很多男人都说，噢，我只想找真爱，我不想女人是因为钱才跟我在一起，”但同时他们又知道钱很重要，“因为如果钱真的不重要，那么他就只会自己的市场上找伴侣，那是他因为太穷，得不到想要的，所以才要去一个贫穷的国家，显得自己有钱，能接触更多漂亮的女人。”

Julia 笑道，“这很矛盾，可人性都是这样。”但她特别提醒，由于较有钱的男性往往占据更多话语和控制权，导致这些关系都不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。

自认识 Leslie 以后，Marisa 再没有工作过。她曾经想到卡塔尔工作，存钱回家买房子，但 Leslie 不允许。“有一晚凌晨两点钟，我接到她的电话，她跟我说想要一份工，我说，我一天赚的钱已经比你整个月赚的多了，听着，我永远不会让你去问其他人：‘因为我想和我老公去旅行，我能不能休息一天？’我永远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机会。”

我问 Marisa，为什么想要到外面打工？“也许我不像他那样能赚大钱，因为有时我觉得，他总是买礼物给我，我也想努力工作赚钱，给他惊喜买礼物，”她强调，“不是用他的钱，我想用自己赚的钱。”

“但这不划算呀。”Leslie 立即接过话，“我是一名商人，如果她说她想工作，那我宁愿教她如何建立大企业，她现在也把度假村管理得很好呀，她的家人在那里工作，她的侄女、侄子在那里工作，她做得很好。”

霸气的举动，其实断掉了 Marisa 接触外界、交朋友的机会。而类似的情况，在嫁到美国的菲律宾女性身上更易看见。Julia 提到，有些男人不希望妻子来到美国后找工作，他们很害怕妻子结识到朋友后会被“美国化”——变得更加独立、了解到关于平等婚姻的思想、想要更多的东西，比如事业。Julia 戏称这些为“所谓的女权行为”。

我有问过 Leslie，为什么不带 Marisa 回美国定居？他反应很大，说这是一个“可怕的想法”。“如果我带她去了美国，她会开始参与菲律宾社区，年长的女人就会对她说，‘为什么跟老头子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闷了，你可以和他离婚，然后拿他一半财产。’所以，你一天早上醒来，说不喜欢我头发颜色，我的眉毛太长或什么的，就可以说想要离婚。”

Marisa 听完一脸不解，侧身望向他问，“你觉得我是这种女人吗？”Leslie 回答：“这不重要，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。”

害怕的男人就会先掐掉一切可能。2012年，Julia 曾追踪六位与美国男人结婚，并移民到美国的菲律宾女性。当中有五人在移民后从未外出工作过：Valeria 在受访时34岁，她的老公只允许她自己去教堂，但不准开车或外出工作。另一位32岁的单身母亲，虽然老公让她去上学，但她还是要不停锻炼、隆胸和化妆，来保证老公不会对自己失去兴趣。

活在被困住的环境下，女性是不开心的。“如果一个男人控制老婆太多，她不能离家、不能开车，也不能工作，那她就陷入困境。”Julia 说，很多女性一心以为自己要去的地方像纽约、洛杉矶一样繁荣，但最后却到了荒芜之地——那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自己的老公。最终，只会比想像中过得更孤独。

"I don't think this will change"

Peter 在创立交友平台 Christian Philipina 之后，一年内娶了位菲律宾太太。太太原以务农为生，后来一起经营交友平台。不过在访问时，Peter 说已经跟太太分开，现在共同抚养孩子。

他饶有感慨地说，觉得离婚的原因，是开始得太快。“当时我对菲律宾文化了解不多，没有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也没有就两个人的价值观聊个透彻。”所以他鼓励会员要慢慢来，互相了解，至少认识个半年。

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思和耐性，也有人觉得了解并不重要。Julia 谈到，与乌克兰等国相比，很多男人之所以喜欢去菲律宾找伴侣，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说英语，“这样沟通起来就容易多了”。至于两者之间能不能有深层次沟通，显然就不是重点——你跟一个差五年的人在一起，也是会有代沟，你看的电视电影他可能已经听不懂。所以这些男人在意的是，只要你长得好看、服从随和好相处，还愿意承担家务责任，那就可以了。

在访问的三小时里，Marisa 很多时候说到一半，都会被抢话。我问她，Lesile 有什么吸引你？“他真的很耐心，而且他真的很明白事理。他总是在我身边，给了我很多帮助，并教导一些我从未学过的东西，”她再想了一下，“呃，还有，他向我展示了我从未去过的世界，带我吃过我吃过的食物。”

Marisa 说自己曾经谈过一段四年的初恋，但是直到遇见了 Leslie，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，“我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。”Lesile 听完以后点点头，说，“她很怕我回到美国就不再回来。”

那 Lesile 呢？他开始列举，“我经常感到跟她有很强的连结”、“我喜欢她很漂亮，我们之间真的有很多化学反应……”但他突然好像有点组织不来，停了一下，又说，“那一刻我只是想……感觉是对的，我有很多经验，她没有太多（性）经验，这一点我很喜欢。”他总结：“她很天真，而且我感到她很真诚，没有任何其他动机。”



Chris 今年33岁，老公是居菲日本人；她对外国人从来没有梦幻滤镜，别人眼里的外国人高大帅，但她看到的，是菲律宾女性总是变成这些白男的照顾者。摄：Daniel Ceng/端传媒

回到 Chris 的睫毛店里，我坐在她给客人弄睫毛的化妆床上，和她讲起 Leslie 和 Marisa 的故事。

Chris 听罢，记起她姐姐一个当护士的朋友，结识了一位退伍的美国海军。他帅气年轻也有钱，二人结婚后过上王子公主的生活。一次饭聚，那军人告诉 Chris，他们宁愿冒险来这里，也不愿与美国女孩赌上自己的身家，“当你没钱了，你就会被抛弃。”

“但菲律宾人呢？即使你变胖、变老、变丑，她们也会一辈子黏著你。”Chris 微笑说道。我问为什么？“因为这就是我们爱人的方式啊，真的！这植根在我们的 DNA 里面，（一旦爱上了）我们会用一辈子来爱你。”——尽管她们过得不开心。

Chris 沉思了一下，“我是觉得她们没错的，她们只是为了家人的幸福牺牲自己。”但她仍然不相信女性靠着关系可以拯救自己，“也许能短暂缓解一些困境吧，但未来的25年、30年或50年呢？在往后的人生里，她们要牺牲的还有太多了。”她无法想像。

我记起有一天，在我回酒店的路上，对面马路有一个菲律宾中年妇人扶着一个白人男人经过，那男人步伐缓慢，佝偻着背，看上去应该有60多岁。二人尔后一起走进了超市。我打趣地向身旁的向导 Aram 问道，会不会觉得白人男人都把菲律宾女人给抢光了？他哈哈大笑，说这是个好问题，真难回答。

在访问的最后，我把这问题给了 Leslie 去想：有没有觉得自己地位比起亚洲男人优越？会觉得是因为有这样的本钱，才吸引到菲律宾女性吗？Lesile 顿时收起轻松的态度：“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。”他先反问我，“嗯，那你觉得你在这里优越吗？因为你是白人……”他打量了我一下，“有一点（白）吧。你来自香港，所以（跟本地人）有很大不同，你的感受也是一样的。”他给我下了判断。

他伸出两手掌平放，“他们和你的关系永远不会是这样，”然后把左手抬高了一点，“他们永远会这样仰望你，即使你不想被放在上面。”他说，除非遇到的是一个已经离开菲律宾十年的海外劳工，他们才可能把自己视为同类。

他觉得，菲律宾人都把自己放得低一些，而这不是他的责任。“这里的人不改善基础设施、不改善医疗保健、不加强自己的国家，光是把人才输出去，政府希望这些人赚了钱会汇回国内，再换更多的人出来赚，”他说这里无法与越南竞争，也不能与泰国竞争，因为各级政府、部门和私营企业都存在严重腐败。

“国民之所以会走，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赚不到钱，但我都给我的员工付很高的薪水，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离开。”他还说自己在供 Marisa 的侄子姪女上学，“他们都知道自己有未来了。因为当你在农村长大时，有一种失败主义；他们除了贫穷之外一无所有。”

“而现在，因为 Marisa，他们都可以跳出这个循环。”他没说出口的是，那是因为他娶了 Marisa，一切才有机会发生。我在思考，当人的命运跟社会国家连结，女性的选择也跟家庭责任捆绑，像回圈一样困局能靠女性自己打破吗？

Julia 直截了当的给出答案，在国家愿意改变国内就业状况之前，“我不觉得这会有改变。”

在咖啡店的露台，一只猫在看马尼拉风景。摄：Daniel Ceng/端传媒

尾声

近几年，白人有新的一波“[Tradwife](#)”（传统妻子）回潮风气，女性主动选择回归家庭，当一个1950年代一样的家庭主妇。有人认为，女性是想逃避当下糟糕的时代，在面对职场天花板等问题干脆放弃抗争回家；也有人指 Tradwife 其实同是女性主义抬头下的产物，因为它强调女性的个人选择。

Julia 很抽离地去看，说这一切都是关乎阶级。事实上，在50年代的传统家庭风气吹过30年后，自1980年开始，很多家庭都已负担不起这种生活，男性慢慢开始同意让女性出去工作——这不是因为男性想让女性独立，而是出于经济条件，“你一定要有两份人工，不然负担不起生活。”

教条如今同样适用。“你可以让你老婆留在家里，是因为你很有钱。”Julia 觉得，中上层的人或会重新接受这种想法和选择，“因为这就像是一种阶级区别”。而更多的人都被时代和国家裹挟，陷入泥沼，待不下去的人能做的只有穷尽办法离开——像是乌克兰。

Julia 说，在众多个跨国婚姻的目的地当中，乌克兰一直都是最热门的国家。乌克兰在1991年独立以后，因为经济崩溃，经历了十年的 GDP 下降，每个人都迫切想要逃离，跨国婚姻产业就在那时发展起来。一直到2010年经济增长以后，才越来越少的女性想要离开。

可是，寻伴侣的男人们仍然不断地来，因为他们迷恋乌克兰、俄罗斯这种的“理想白人女性”：她们高学历，金发蓝眼但有异国情调——但对很少出远门的美国人来说又不会太过火。

现在俄乌战争爆发，她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应该会有很多女性对跨国婚姻感到兴趣。“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，你知道，当人越没有安全感，他们就越愿意移民。”

[#菲律宾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